

目 录

奉为圭臬	001
雁塔题名	004
长亭短亭	008
诽谤之木	011
秦楼楚馆	016
画地为牢	022
升堂入室	027
洞房花烛	031
萧墙之忧	033
长虹饮涧	037
蓝桥之约	041
明修暗度	044
壶中天地	048
流觞曲水	053
诗情画意	058
亭台楼阁	070
曲径通幽	075
濠梁观鱼	080
孤云野鹤	084
席地而坐	091
六街三市	095
大街小巷	103
班门弄斧	110
千门万户	114

成语中的古代建筑

四海为家	121
朝钟暮鼓	124
同舟共济	130
河东吼狮	136
登坛拜将	142
洞天福地	146
玉阶彤庭	149
秦砖汉瓦	153
如翬斯飞	158
碧瓦朱甍	160
石室金匱	163
石敢当	167
户枢不蠹	170
鲁殿灵光	172
雕梁画栋	175
安营扎寨	178
舞榭歌台	182
顽石点头	190
知者乐水	196
功亏一篑	203
镜花水月	208
风景	213
后记	216
参考文献	218

奉为圭臬

“奉为圭臬”，意思是信奉为依据的准则和法度。鲁迅《坟·文化偏至论》：“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

这种被信奉为“一切存在之本根”的“圭臬”究竟为何物，学界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圭和臬都是古代测日影的器具，圭平卧，臬直立，圭和臬配套，可“揆日晷，验星文，陈圭臬，絜广轮。”（黄佐《乾清宫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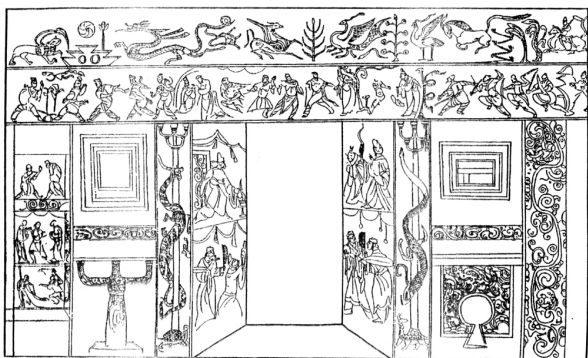
另有一说：圭和臬本是古代一种建筑施工工具，用以定方向测水平。而圭臬的本源则是建筑史上最早的两个建筑“符号”。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是建筑学教授张良皋先生，他从破译浙江海宁汉墓的“圭”、“臬”符号，又结合古文献记载和古墓中存在的实物，从而追溯到圭臬的本源。于经有据，于史有证，自可“姑备一说”。

考古实物和古代文献，是了解古建筑上的圭臬的两个重要途径。在已经发现的考古实物证实中，1973年于浙江海宁发现的一座汉代画像石墓最为重要，遗存器物颇丰，尤其是其中的大量画像石。古代建筑的墙上以圭臬为饰是很普遍的，它是两个建筑符号，也是两个建筑部件。学者张良皋先生曾经对浙江海宁发现的一座汉代画像石墓做出

过破译：“对于建筑师来说，前后二室之间的隔墙会引起特殊兴趣。隔墙门之东，凿通一个‘圆拱门状望窗’；隔墙门之西，刻一‘浮雕拱柱’。一左一右，十分触目。”学者张良皋先生认为，墓室隔墙上的两个被考古学家临时命名的所谓“圆拱门状望窗”和“浮雕拱柱”，其实就是圭和臬（古文献中称之为“圭竅”和“槩柱”）。“一圭一臬，颂扬墓主立身正直，可令世人‘奉为圭臬’。”（引文参见张良皋著《匠学七说》之“三说圭臬”。下同）这两个建筑符号位于隔墙底部，其基本形状是：圭竅为上圆下三角，槩柱呈直立一斗三升状。另外的一些考古出土的汉墓明器上，也都有类似的圭臬符号，形象虽然与海宁汉墓存在差异，但其基本特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圭呈“圆孔”状，臬呈“直柱”状。

出现在古代干栏房屋墙上的这一“孔”一“柱”究竟作何而用？先说“圭竅”。古代人曾长期保持“席居”的生活状态，所以，“圭竅是与席居配套的。圭竅的发明权属于干栏居民。”另外，它又“是与门配套的。”另有一则成语叫“筭门圭竅”，语见《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筭门

002



臬柱·圭竅图
(海宁汉墓前
室北壁)

圭窬，蓬户瓮牖。”笄门：柴门；圭窬同圭窬。《说文》段注：“窬，门旁小窬也。”在封闭的门墙上开出一个并不显眼的圭孔，一下子就把外部世界引入到内部空间，它不仅可以从室内窥视室外，还可利用圭孔与外部进行沟通，古语中的“窬窬(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此外，通风、采光、清扫……也都是圭窬的实际用途。再看“槩(臬)柱”。甲骨文中的“臬”字从自(鼻子)从木。鼻在人面之中，会意为“居中之木”。张良皋先生认为，臬“是门正中之樑或柱”。古文献上对臬的记载是：“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槩以县(悬)，眡(视)以景(影)。”(《周礼·考工记》)汉郑玄和唐贾公彦均对《周礼》中的“槩”(臬)作过疏注，郑注曰：“槩，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眡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贾注曰：“云‘置槩’者，槩亦谓柱也。云‘以悬’者，欲取柱之影，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悬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悬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从《周礼》经文和郑、贾的疏注可以看出，古人从事建筑活动，都要在“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为的是确定准确方位，以便求中，此其一。其二，为“取影”而“置槩(臬)”，为的是“柱正”。在这里，求中是核心。“人类建筑，稍具规模，就要‘立中’，‘置槩(臬)’。为此，臬成了‘中’的化身。”

源于两个建筑符号的古代圭臬，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凡有大规模建置，圭臬之用，先于一切。《文选》梁陆佐公《石阙铭》：‘乃命审曲之官，选明中之士，陈圭置臬，瞻星睽地，兴复表门，草创石阙。’”



雁塔题名

“雁塔题名”，语出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王禹玉》：“唐故事，进士及第，列名于慈恩寺塔，因此谓之雁塔题名。”唐代，城郊高耸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是新科进士“金榜题名”的地方。当时考中进士的人在朝廷赐宴后，要前往长安郊外著名的苑林曲江池聚会游宴，名叫“曲江宴”。然后集中在大雁塔下题写自己的名字，称之为“题名会”。后遂称考中进士为“雁塔题名”。五代王定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神龙：唐中宗年号。后因用为科举得中的代称。

004

这条成语中所说的“雁塔”，指的就是现今西安市南郊的大雁塔。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塔在寺内，寺、塔同名。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东宫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为纪念生母文德皇后而建造了慈恩寺，“慈恩”者，指的是以造寺礼佛来追荐生母的“冥福”，并答谢其养育之恩。至于寺内的塔则是由高僧玄奘于唐永徽三年（652年）创建的，为的是保存自印度取回的梵文佛经典籍。因大乘佛教

有所谓“葬雁建塔”的传说，故以“雁塔”命名。唐末战乱迭起，雁塔不断遭毁，又屡屡重修，现存实物为明代遗构，是我国留至今日最高的砖构方塔。塔高64.1米，平面方形，上下七层，逐层收缩。塔内中空，有盘道可供登临。塔正面设门，内壁镶嵌唐太宗李世民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均由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奉敕而书，字体严



西安大雁塔

谨秀丽，是我国现存极具历史价值的唐代文物。塔前还留下自唐至清一千多年间陕西举人题名的刻石。

一座名塔，因为演绎出“雁塔题名”而平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和书卷气息。唐代的举子及第者视雁塔题名为人生最为称心如意的快事，而千百年来的文人士子也同样把雁塔赋诗看作是人间最为得意的风流韵事，还流传有不少趣闻佳话，以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附庸风雅的“雁塔”。

大雁塔超拔天地，给了文人一个俯瞰京都、远视神州的角度。唐代众多著名诗人，如杜甫、白居易、岑参、高适、



储光羲、卢宗回、张乔、章八元等，都曾登临大雁塔，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篇。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秋，诗人岑参与杜甫、高适、储光羲、薛据五人同登大雁塔，除薛据外，其他四人都有名诗传世。其中，以刻画景物之妙当推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诗人仰观俯视，远近游目，生天地之思，发人生之叹；若以比兴含蕴之深应属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诗人的忧时忧世之感，与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异曲而同工。岑参和杜甫的这两首题材相同的咏塔名诗，均被选录在《唐诗三百首》。唐大历六年（771年），诗人章八元及第登塔，也留下一首《题慈恩寺塔》的好诗：“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奇妙的意境，非凡的气势，着实令人欣喜赞叹。

唐代以后的千余年间，慈恩寺和大雁塔一直都是诗人

的歌咏对象。有人曾做过统计,自唐高宗李治起,先后有近四百首此类诗词面世,后世所咏尽管盛唐气象不在,但也不乏上乘之作。宋林光朝有《次韵奉酬赵校书子直》诗,其中的联句:“雁塔新题墨未干,去年灯火向秋兰。”其悠然情怀令人难忘。元诗人杨载有《送完者都同知》诗中更有“姓名题雁塔,谱牒记龙沙”的名句。清人陈培脉也有一首《登慈恩寺浮图》:“飘然天半御风轻,身在浮图绝顶行。三辅山河掌上尽,五陵云树望中平。烟氲香界从朝暮,高下桑田几变更。故事尚传唐进士,曲江宴罢共题名。”登塔所激起的内心感受因人而异,清之陈培脉究竟比不上唐之杜甫,诗情飘忽而苍凉,远不及杜诗那般寥廓和壮美。



长亭短亭

“长亭短亭”，古代用于迎饯而设在路（江）边或驿站旁的亭子，除了用来衡量路程的长短和供旅人休息外，也喻指旅途连绵、行程无期。语见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唐白居易所辑类书《白孔六帖·馆驿》：“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

亭是大家所熟悉的。它不仅是古代最为常见的一个建筑门类，其作用也异常复杂和巧妙。有人把亭喻为“是代表文人的建筑物”，因为亭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功能，或者说精神功能。它多为文人、士大夫而设，也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享用，无怪有人喻它为“是代表文人的建筑物”。在亭的诸多文化功能中，有为珍藏文物而建的所谓宝墨亭、御碑亭，有作游宴之所的修禊亭、流觞亭，也有建亭为祭祀、讲学之所，更有的纯属是一种观念象征和精神崇拜，而无任何实用价值，等等。至于为行旅、迎饯而设置的“长亭短亭”，则更是赋予它极其浓郁的情感色彩，从而成为一种与离人、乡愁、闺怨、旅苦相联系的富有诗意的奇妙建筑。因此，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戏曲中，屡屡可以见到长亭或短亭的精彩描述。

唐李白《菩萨蛮·闺情》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天涯茫茫，“何处是归程”？放眼望去，只见“长亭更短亭”，只有愁苦的乡愁和闺怨。北宋柳永《雨霖铃》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多么凄切的秋江别离图。在“长亭”与情人分手，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南宋词人姜夔更是自己度曲，创制《长亭怨慢》词调：“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尽管主人希望“青青如此”的“长亭树”也能有情，但最后展示给读者的仍旧是柳丝般的“离愁千缕”。

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有“长亭送别”一折（第四本第三折），描写莺莺在西风残照、衰草迷离的暮秋天气，于十里长亭送别张生上朝取应的感人情景：“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崔莺莺在赴长亭送别的唱词中唱到：“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只有离人才能深切体会“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元代的另一出著名杂剧《东坡梦》（吴昌龄作）第二折中，有一支“桃李竹梅”四友合唱的曲子：“漫折长亭柳”：“漫折长亭柳，情浓怕分手。欲



中国邮票《西厢记·长亭》

010

跨雕鞍去,扯住罗衫袖。问道归期端的是甚时候?泪珠儿点点鲛绡透。唱彻阳关,重斟美酒。美酒醉消愁,只怕酒醉还醒,这愁怀又依旧。”这支曲子将情人分别时的难分难解描绘得十分到位:长亭、折柳、阳关曲、送别酒……缠绵悱恻,淋漓尽致。

诽谤之木

“诽谤之木”，《辞海》：“即‘诽谤木’，也叫‘华表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在古汉语中，“诽谤”的意思是讽谏，即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类似现代语中的提意见。《汉书·贾山传》：“（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谏偷合苟容。”这里的“诽谤”与“直谏”，说的也是讽谏之意。原本是“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本义，后被韩非子变质为“恶意中伤”：“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誉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自身。”（《韩非子·难言》）从此，“诽谤”在汉语中就变成了贬义词而被广泛使用。

晋崔豹在《古今注·问答释义》上说：“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汉代以后，由于“诽谤”一词的变质，“诽谤木”也因此易名为“华表木”，其形制也从“以横木交柱头”的木质“诽谤木”逐渐演变成了孤柱独立的石质“华表”。

华表之起源在学界颇多争议，广为流布的诽谤木之说，也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华表源自“诽谤之木”之所以“约定成俗”上千年，人们更多的是从传统伦理观念去欣赏它的文化意蕴。历史上的唐尧虞舜向来被看作是帝王的典范，根据尧设“诽谤之木”的佳话来表达君王虚心纳谏实乃合情合理，而被置于古代宫殿、城垣、陵寝或桥梁作为标识的华表，也就很自然地融入鲜明的政治和伦理意义。华表木被古代明君当成“谤木”反过来证明这些帝王正是有意识把自己视为“华表”，借先民对“表”的神化来神化自己，让“表”代自己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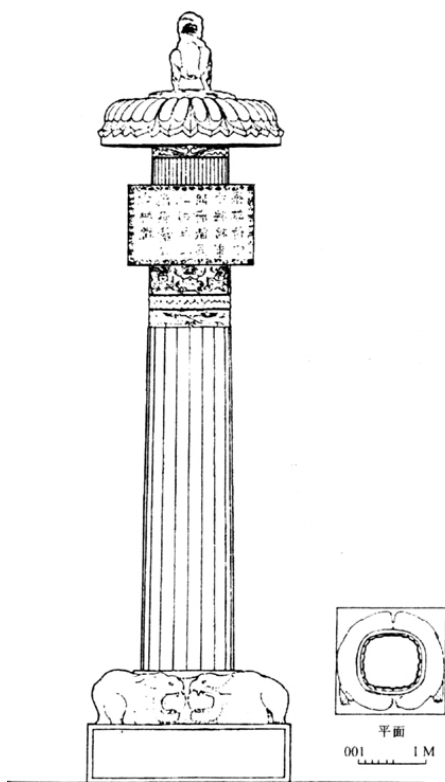
012

远古时代的诽谤木自然无法考证，石质的华表当出现在汉代。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华表形象，是山东沂南汉墓的祠堂画像中所刻画的柱顶横贯一段短木的华表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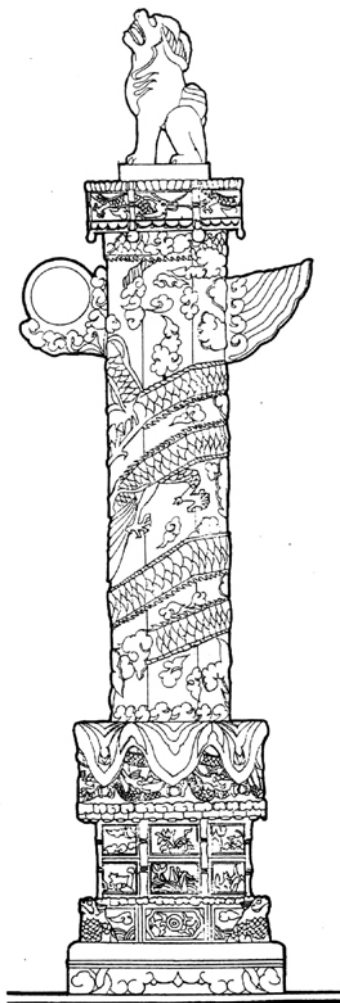
古代桥梁两头用华表来装饰也由来已久。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唐杜甫亦曾有诗赞曰：“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上汴水虹桥桥头也立有华表木。现存北京卢沟桥头的华表，早在

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即有记载：“桥口初有一柱甚高大，石龟承之，柱上下皆有一石狮。上桥又别见一美柱，亦有石狮，与前柱距离一步有半，此两柱间以大理石为栏，雕刻种种形状。”

除了标识重要的皇家建筑群和古代桥梁之外，华表还走进了墓地，立于神道两侧，故而也称神道柱或墓表。墓表是现存华表实物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帝王陵寝中的北京明十三陵、沈阳清初三陵、河北遵化清东陵、河北易县清西陵等，都有与天安门华表形制大体相同的遗物，其中以清孝陵（顺治帝陵）的华表最高，达12米。墓表中还有一种变体华表，它不带云板，似柱又非柱。如南京栖霞山



沈阳清福陵正红门内华表
——采自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



南京梁萧景墓墓表

梁武帝堂弟萧景墓前的神柱，就是此类作品的较早遗物，保存也很完好。在四川、河南、山东的有些汉墓，也遗存有类似的墓表。西安唐高宗李治乾陵的一对亭亭而立的石刻墓表，呈八棱形，柱身、柱础、柱顶有卷草纹雕饰，它与陵前神道石象组合而成的神道石刻群，体现出一种恢弘的大唐雄风。这种变体华表多有艺术性极高的雕饰，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建于北齐的河北定兴义慈惠石柱，是墓表中最为奇特的一件地面文物。石柱高 6.65 米，其整体形象和大多数墓表并无太大差异，也是由基座、柱身、柱顶构成。它之所以奇特，是将民间的佛殿建在柱顶，以为饰物。在柱身上端置一经过雕饰的方形石板，板上置一单檐庑殿顶石雕小屋，面阔三间，进深

二间,雕刻而成的每个单体构件都十分精致,屋的前后正中明间均刻有佛像,恰似一座做工精美的木结构殿宇模型,是研究我国隋唐以前建筑形制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